

丑
同月七

卷121
673

部五:37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二十八



鄗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樂考一

歷代樂制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

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

見帝系譜及孝經緯又按隋樂志云伏羲有網罟之詠伊

耆有葦蕭之音葛天八闋神農五絃事與功借其來尚矣黃帝作咸池

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

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又云池言其包容浸潤周禮曰大成

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

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

不自得不自得坐忘之謂也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北門成人姓名也

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情夫至樂者非音

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律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

化而後成焉徵之如字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古本多作微大音泰

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充其聲自然呂律以滿

天地之間但當順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用

其所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無極一死一生一債一起

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債方問反司馬云敗也而一不可待

汝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瞿然悚聽吾又奏之以陰陽

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其聲能短能長能柔

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

阮滿阮至樂之道無不用也阮苦更反爾雅云虛也塗卻守神塞其兌也卻去逆反

與隙義同兌徒外反以物為量大制不割量音亮其聲揮綽所謂闡詣其名

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離力智反日月星

辰行其紀不失其度吾止之物有窮常在極上注也流之於無止

隨變而往也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

之而不能及也故聞然恣使化去倘然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

之謂倘敕黨反一音敕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為也倚於綺反槁梧老反月知

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言物之知力各

有所齊限知音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故怠夫形充空虛無身也

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意既怠矣

乃復無怠此其至也調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故若混

逐叢生混然無係隨叢而林樂而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

所形樂音布揮而不洩自布耳揮音輝廣雅云振也幽昏而無聲

洛亦如字動於無方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居於窈冥所謂寧極窈鳥了反或

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徒不

主常聲隨物變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非世唱也稽占兮反聖也

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天機不張而五

官皆備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無言而心說心說在適

不在言也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

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

惑也比之無樂之樂樂之至也焱必遙反本亦作焱苞音包本或作包樂也者始於

懼懼故崇瞿然竦聽故其崇耳未大和也崇崇遂反吾次之以怠怠故遁

迹稍減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以無知而愚愚乃至也

少皞作大淵見帝王世紀

顓頊作六莖莖根也謂澤及下也

帝嚳作六英英謂華茂也

唐堯作大章章明也言堯德章明也

虞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堯之德周禮曰大磬帝曰夔命汝典樂教

胄子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舞之

直而溫寬而栗正直而溫和寬弘而莊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剛失

簡失之傲教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五聲律六律六呂

之以防其失十二月之音氣言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倫理也八音能

神人以和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

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啟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

各自互見笙鏞以間鳥獸蹠蹠蹠蹠舞貌鳥獸簫韶九成鳳

凰來儀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儀有容儀備樂夔

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聲之清者率清者和

則其餘皆從矣樂感百獸

率舞則神人和可知庶尹允諧尹正也眾正官之長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善者美之實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

也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

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耳

夏禹作大夏夏大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禹命登扶氏

德鼓所以謀有道磬所以待有憂靴所以德禹命登扶氏

以察有說理天下以五聲為銘於龔籥

商湯作大濩湯以寬理人而除邪惡其德能使那猗與

那與置我鞀鼓猗歎辭那多也鼗鼓樂之所成也殷人

而樹之美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

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鼗與鼓也鼗雖不植貫

乾隆十二年校刊

虞夏樂書卷三十一

四

而播之亦植之類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樂行

也烈祖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箋云奏鼓奏堂下之樂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

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鼓鼓淵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

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

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箋云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

亦謂和平也玉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斃萬舞有奕

奕言盛矣湯爲人子孫也大鐘曰庸斃斃然盛奕奕然美其聲鐘鼓則斃斃然有紂棄先祖之樂廼作淫聲書

次序其於舞又閑習也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之

日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之事過制伎巧以資耳目之娛

周武王作大武武以武功定天下也

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美善解見上舜紹堯致治

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

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武謂周舞也備

猶憂也以不得衆心爲憂憂其難也疏曰孔子之

問凡五賓牟賈所答亦五但三答是二答非今此答是也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

鼓以戒士衆久乃出戰今武樂故令舞者久而不卽出象武王憂

不得衆心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詠歎淫液歌遲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

事也時至武事當施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膝至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

地也憲讀為軒聲之誤也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子曰若非武音則

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

王之志荒矣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子言典樂者失其說而時人妄說也

曰唯丘也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也萇弘周大夫疏曰恐不

逮事者言欲舞之前有此咏歎淫液之歌者象武王

伐紂恐諸侯不至不逮其戰事故歌聲吟咏而歆羨

此答是也初舞之時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舞初則

然故云已蚤及時事也言武王及時伐紂戰事也故

發揚象戰此答非也知非者下云發揚蹈厲是太公

之志故知此答非也致至也軒起也問武人何忽有

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故也對曰非武

坐也言致右軒左非是武人之坐言以舞法無坐也

此答亦非知非者以下云武亂皆坐周召之治是武

法有坐也非武音也者謂非是武樂之音言武王應

天順人不得已而伐之何容有賓牟賈起免席而請

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

又久何也遲之遲謂久立於綴疏曰賀氏云備子戒已久是遲久立於綴亦是遲而久已

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

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成謂已成之事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象武王

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威武時也武

舞象戰鬪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

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

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

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

奏象觀兵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殷

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

乾隆十二年校刊

樂一

六

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
 復綴反位止也崇克也凡六奏以克武樂也正義
 曰成謂曲之終成每一曲終成而更奏故云成猶奏
 也云復綴反位止也者謂最在南第一位初舞之時
 從此位入北至六成還反此位鄭註以克武樂
 者克謂克備言六奏其曲則舞樂克備者也天子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
 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
 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愆於四伐五伐乃
 止齊焉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
 又夾振之者象用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
 兵務於早成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樂之意武王克
 紂待諸侯也殷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
 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
 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
 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
 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
 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
 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
 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禪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
 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
 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

總于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

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言武遲久為重禮樂

成王時周公作勺勺言勺先祖之道又有房中之樂以

歌后妃之德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中和祇

庸孝友中猶忠和剛柔適也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

言語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讀作導言古以割今也以

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此

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

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人得以有族類也卷音

其爰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

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律六

合陽聲者六呂合陰聲者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

生黃鍾為首律長九寸各因而三之上生者三分益一

分下生者三分去一分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

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度律均鍾言以中聲定律以

律立鍾之均也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也以冬日

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魅動物

羽贏之屬虞書云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

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敵笙鏞以

間鳥獸踳踳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又曰於子擊石乃

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而應之乃

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分謂各用乃奏黃鍾歌大

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為之均也

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王者又各以

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孝經說曰王者

祭天於南郊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太簇

就陽位是也

第二者應鍾為之合咸池大咸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呂

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

乾隆十二年校刊

武庫卷三十一

八

舞大韶以祀四望

姑洗陽聲第三者南呂為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蕤賓陽聲

第四者函鍾為之合函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

先妣

夷則陽聲第五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

為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宮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

以享先祖

無射陽聲之下者夾鍾為之合夾鍾一名圓鍾先祖謂先公先王也

凡六樂者

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被也

凡

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祇再變而致羸物及

山林之祇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祇四變而致毛物

及墳衍之祇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而致象物及

天神

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也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蔟姑洗南

方之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黃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凡物動敏

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以舒疾之分土祇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禮運所謂

四靈者麟鳳龜龍是也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至和則不凡

能至凡樂園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雷

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

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

樂函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

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

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

為宮大呂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鼓陰竹之
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

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

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

裸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

出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嘗配之

明堂函鍾林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為大辰天帝之

社在東井輿鬼之外天社地神也黃鍾生於虛危之氣

虛危為宗廟以此三者為宮用聲類求之天宮夾鍾陰

聲其相生從陽數其陽無射無射上生中呂中呂與地

宮又不用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與無射

同位又不用南呂上生姑洗地宮林鍾林鍾上生太蔟

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地宮黃鍾黃鍾下生林

鍾林鍾地宮又辟之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

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

之合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地宮

林鍾之陽也又辟之蕤賓上生大呂凡五聲宮之所生

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謂大面有革可擊者也雲和地

名也靈鼓靈鼗四面路鼓路鼗二面九德之歌春秋傳

所謂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

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

也康成謂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

面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

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讀當為大韶字之誤

也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叩聽其聲具陳王

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

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

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

食三宥皆令奏鐘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

乾隆十二年校刊

樂一

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裁
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
聲慢聲大喪泣廡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魯哀公十一年

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闕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

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告也太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

也縱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

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魯樂師名摯也

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也

太師摯適齊太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

蔡四飯缺適秦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脯食莫食凡四食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故魯之樂官自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

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

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

以下皆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避亂聖人俄頃之

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此猶桑間濮上之

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

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衛

靈公將之晉舍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之聲問左右皆對曰不聞乃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見平公享

之靈公曰今者聞新聲請奏之即命師涓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昔師延

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聞之也

右周室既衰雅樂漸廢淫聲迭起夫子欲起而正

之而不得其位以行其志然當時雖以優伶賤工

猶有所守而不輕為流俗所移如師曠止濮上之

音擊干而下至逾河蹈海以避世者必以不能諧

世俗之樂故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

如此何也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元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子夏

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

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

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

也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
 職曰大祭祀師警登歌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合奏
 鼓棘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
 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
 謂糠為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夫音扶
 下同廣如字舊古曠反匏白交反笙音生簧音黃拊
 音撫注同復音伏相息亮反注同節拊也以韋為之
 實之以糠王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
 云輔相也

止及優侏儒優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

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

無以治之優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今

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

不同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為音應

鏗苦更反鏘七羊反又七衡反文侯曰敢問如何欲知音子夏對曰

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

作而無妖祥此之為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

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

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當謂

失其所當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

明朝觀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

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

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

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玩習之久而不知

所由出也玩又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作翫音五換反

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

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

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為促詩云肅雍

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者不用淫樂

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

事不行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為人君者謹其所好

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

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易以鼓反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柷楬塙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

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柷楬謂祝敵也塙箎然後鐘

或為龔虞柷苦江反祝也楬苦瞎反敵也

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翟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

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

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

則思武臣號號令所以警眾也橫充也謂氣作石聲

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

臣石聲磬磬當為磬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磬

口挺反一音口定反聽磬口定反疆居良反不是

疆字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

思志義之臣廉廉介也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

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濫之意猶擊聚也

最濫力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

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聞謹豈則人意動作君子之

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以聲合

意

孟子見梁惠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

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莊

齊臣變色者慚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

樂猶古之樂也庶幾近辭也今樂世俗曰可得聞歟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

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

臣請為王言樂此以下皆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

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

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

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

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

不與民同樂也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

痛也蹙聚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

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

范氏曰戰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

異耳若必欲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以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聲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按春秋時雖伶官猶以姦聲淫樂爲可恥而戰國之際則時君直以世俗之樂爲可好蓋世變於是愈下矣然去之百世之後先王之古樂絕響而聖賢之格言猶存深思而熟翫之猶可以得流風遺

韻之髣髴也故以子夏孟子之說繼夫子論樂之

後

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

二世尤以鄭衛之音爲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二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

右太史公樂書所述如此如李斯進諫之言殊與其素論相反蓋焚經滅籍者李斯之說也恣情縱欲者趙高之說也二論相須以相成而始皇之所謂貽謀二世之所謂善繼同此一道耳斯旣進邪說以媚始皇而復欲持正論以抗高猶勸人以飲而復咎其醉也豈不愚哉

漢興樂家有制氏

魯人善樂事

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

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鏗鏘金石之聲

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

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歌樂在逸詩乾豆上奏登歌乾豆

屬獨上歌不以筦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

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叔孫通所奏作美神明既

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

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姬也周有房

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

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帝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

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

而歌之帝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令歌兒習以相

和嘗以百二十人為員

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

武德舞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也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

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

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秦舊事焉

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筦更名曰安世樂

孝景元年詔高皇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

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武文始五行之舞武德

舞者高祖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

舞者曰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

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

乾隆十二年校刊

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蓋樂已所
自作明有制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孝景采武德舞

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

樂府

之名始此至

采詩夜誦

采詩依古適人徇路采取百姓

哀帝而罷之

其言辭或祕不可宣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

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略論律呂

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

園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樂音言職不夫

時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

祠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

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秦帝使素女鼓

五十弦琴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

是塞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

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

河間獻王有雅材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

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

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然詩樂施於後嗣猶得有

所祖述

班孟堅曰昔殷周之雅頌迺上本有妣姜嫄尙稷

始生元王公劉古公泰伯王季姜太妊太姒之德

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
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
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旣信美矣褒揚之聲
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
窮也今漢郊廟詩樂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
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皆以
鄭聲施之於朝廷

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詔世宗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
時五行之舞其後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
本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
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音鼓雅琴者渤海趙
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
寸節度窮極窈眇

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鞀鼓殿下天子自
臨軒檻上墮銅圓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
右習知音者莫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
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
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鞀之間則是陳惠李微人

皆黃門鼓吹高於匡衡可相國也上笑

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

宋暈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

當以為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受兼聽修

廢官立太學河間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

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

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師古曰講謂論習也故自公

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眾

庶其道無由師古曰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

未成宋暈等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

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師古曰表顯也孔子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

古能有所存師古曰存意於禮樂民到於今稱之况於聖主廣

被之資師古曰被猶覆也音皮義反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

美也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哀帝時詔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

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疆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

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王鳳以下定陵淳于長富平張放淫

後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
性不好音及卽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
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師古曰孫讀爲遜文巧則
趨末背本者衆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
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
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
祀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
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郊祭樂人員六十二
人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員十人邯鄲
鼓員三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

四人巴渝鼓員三十六人

師古曰巴巴人也渝人

渝人並趨捷善鬪與之定三秦因存其武樂也巴渝之樂因此始也巴卽今之巴州渝卽今之渝州各其本地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

臨淮鼓員三十五人茲邠鼓員三人

晉灼曰邠音方

凡鼓十

二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殿下應古兵法外郊

祭員十二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

人

師古曰招讀與翹同

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

柎員二人給盛德

師古曰剛及別柎皆鼓名也柎音膚

主調箎員二人

師古曰箎以竹爲之七孔亦笛之類也音池

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

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

不可罷筭工員三人一人可罷

師古曰筭笙類也琴三十六簧音于

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

師古曰柱工主

箏瑟之柱者

繩弦工員六人四人可罷

師古曰弦琴瑟之弦繩言主糾合作

也鄭四會員六十二人一人給事雅樂六十一人可

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

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歌鼓員二十七人陳吹

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

樂鼓員十三人

師古曰縵樂雜樂也音漫

凡鼓八員一百二十八

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筭員五人楚

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

孟康曰象人若今戲

蝦魚獅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師古曰孟說是

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

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

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楚樂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

員十二人鈔四會員十二人

李奇曰疑是鼗韋昭曰鈔國名音繇師古曰韋

說是也鈔音姚

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

筭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

七十二人給大官搗馬酒

李奇曰以馬乳為酒搗搗乃成也師古曰搗音動馬

酪味如酒飲之亦醉故呼馬酒

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

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

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

日久又不制雅樂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湛讀沈又耽

平帝元始元年放鄭聲

五年召天下通知鍾律者

世祖建武十三年四月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

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隴蜀平後乃增廣

郊祀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及雲翹育命舞其後

登封泰山北郊祀后土用樂皆如南郊

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

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大樂

官曰大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自是樂凡四品一日大

予樂郊廟上陵諸食舉之二曰周頌雅樂辟雍饗射六

宗社稷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樂羣臣用之四

曰短簫饒樂軍中用之

即凱歌也

又采百官詩頌以為登歌

其後章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

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

熹平四年中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

聲與舊詩並行撰錄以成樂志

大予樂令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

掌其陳序

十月蒸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光武草創禮樂未備

今始奏之既而公卿奏議世祖廟登歌八佾舞功名東平王蒼議以爲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襲以明功德高皇帝除殘賊有天下作武德之舞孝文躬行節儉除刑施澤景帝制昭德之舞孝武開地置郡威震海外宣帝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守內治平方外震服修建三雍肅穆典祀功德巍巍比隆前代樂名宜曰大武之舞宗文始五行武德之舞爲之章帝卽位太尉趙熹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宜上尊號曰顯宗四時祫食於世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平王蒼上言昔孝文廟樂曰昭德之舞孝武廟樂曰盛

德之舞今皆祫食於高廟昭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皇帝在世祖廟當用樂盛德之樂無所施如自立廟作武德之舞從之

建初五年始行十二月迎氣樂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歌朱明八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歌元冥

八佾舞育命之舞祭祀志又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天子迎春於東堂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迎夏於南堂唱之以

徵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迎秋於西堂唱之以商舞之以于戚此迎秋之樂也迎冬北堂唱之以羽舞之以于戈此迎冬之樂

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器費多遂獨行十二月迎氣樂也

和帝卽位有司奏上尊章帝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可

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

樂器隨月律

喪紀云初隨月律作應鍾

諸行出入皆鳴鐘作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求雨止

雨皆不鳴鐘不作樂

行謂乘輿出入也

獻帝建安八年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佾

舞

因亂久廢今復見之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

魏武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爲漢雅樂郎尤悉樂

事於是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尹商善調雅

樂歌師尹商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能曉知先

代諸舞夔悉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考會古樂始設

軒懸鐘磬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柴玉左延年之徒

妙善鄭聲被寵唯夔好古存正

文帝受禪後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始

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
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舜頌
舞正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則
前代之舊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
明帝太和初詔曰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以下
至於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大
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爲名樂官自如故爲大
樂大樂漢書舊名後漢依讖改爲大予樂官至是改復
舊於是公卿奏今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武
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

皇帝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

下由之皆興也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

臣等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

所以章明聖德

今有事於天地宗

廟則此三舞宜並以薦享及臨朝大享並宜舞之臣等

思惟二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

代同功以至崇平也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歌本漢時歌

名今詩非往歌之文則宜變改安世樂猶同房中之樂

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焉

宜改安世之名而爲正始之樂襲又省安世歌詩有后

妃之義方今享先祖恐失禮意可改安世歌曰享神歌

奏可文帝已改安世爲正始而襲至是又改爲享神王
肅議高皇至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
之舞按漢時有短簫饒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
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
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雅臨高臺遠如期石留
務成元雲黃雀鈞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
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言代漢之
意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二十八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二十九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樂考二

歷代樂制

晉武帝初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蓋遵周室肇稱殷
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元爲詞又令荀勗張華夏
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諸樂歌詞

九年荀勗以杜夔所製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
律呂乖錯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頒下太
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

隋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

之蓋采此為名求得陳太樂令荀勗遂典知樂事啓朝

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士解音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悅二舞其

樂章亦張華所作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魏作

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曰宣文舞傅元又作先農先蠶歌詩

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悅之舞

自武帝受禪命傅元改漢鼓吹饒歌還為二十二曲述

以功德代魏鼓角橫吹曲按周禮以鼗鼓鼓軍事說者

云蚩尤氏帥魍魎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角為龍

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多思於

是減為半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以應胡笳之聲後漸

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

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

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

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鶴隴頭

出關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懷帝永嘉之末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至江左初立宗

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

損漢樂以為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為異遭離

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

詠之以歌詞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

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以來依於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張華曰漢氏所用文句長短不齊蓋以歌詠絃節本有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二代三則於今難以意言於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人塞世樂賦黃單千表之樂星言八十曲

明帝大寧末又詔阮孚等損益之音用舊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鐘成帝咸和中乃復置太樂官以戴綬爲令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初荀勗旣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鐘磬未竟而勗薨惠帝元康三年詔其子黃門郎蕃修定

金石以施郊廟尋遇喪亂遺聲舊制莫有記者庾亮爲荊州與謝尚共爲朝廷修復雅樂亮尋薨庾翼桓温等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尚時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製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孝武太元中破苻堅獲其樂工楊勗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

宋武帝永初元年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廟設雅樂乃晉樂也太常鄭鮮之等各撰立新歌黃門侍郎王韶之

撰歌辭七首並令施用十二月又奏依舊正朝設樂改太樂諸歌辭時王韶之又撰二十二章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悅舞曰後舞

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改之二十年南郊始設登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

孝武孝建元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郊廟宜設樂於是使內外博議竟陵王誕等並同萬秋議建平王宏議以凱容爲韶舞宣烈爲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爲名章皇太后惟奏文樂永至等樂仍舊皇帝祠南郊

及廟迎神送神並奏四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南郊初登壇及廟門中詣東壁奏登歌其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之樂郊廟同孝武又使謝莊造郊廟舞樂明堂諸樂歌辭二年有司又奏先郊廟舞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並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僕射建平王宏重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會及二廟齋祠登歌依舊並於殿庭設作廟祠依新儀注登歌人上殿絃管住下今元會登歌人亦上殿歌絃管住下按廢帝元徽五年大樂雅鄭共千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

齊武帝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採用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淵辭餘悉用黃門郎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刪顏延之謝莊辭以爲新曲其太廟二室及郊配辭並尚書令王儉所作其祀南郊羣臣出入奏肅咸之樂牲出入奏引牲之樂薦籩豆呈毛血奏嘉薦之樂迎送神奏昭夏之樂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之樂升壇奏登歌初獻奏文德宣烈之樂次奏武德宣烈之樂太祖皇帝配享奏高德宣烈之樂飲福酒奏嘉胙之樂就燎位奏昭遠之樂還便殿奏休和之樂還北郊初獻奏地德凱容之樂次奏昭德凱

容之樂瘞埋奏隸幽之樂餘樂並與南郊同明堂初獻奏凱容宣烈之樂賓出入及餘樂與南北郊同祠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太祝裸地奏登歌諸皇祖各奏凱容帝還東壁上福酒奏永胙送神奏肆夏其羣臣出入牲出入薦毛血迎神詣便殿並與南郊明堂同太祖神室奏高德宣烈之樂穆后神室奏穆德凱容之樂高宗神室奏明和凱容之樂四年籍田詔驍騎將軍江淹造籍田歌二章

六年制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

黃門班在五品

明帝建武二年雩祭明堂用謝朓造辭

梁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下詔求學術通明者皆陳
所見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
法帝素善音律遂自制四器名之爲通以定雅樂莫不
知韻語在制初齊永明中舞人所冠幘並簪筆武帝曰
筆笏蓋以記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朝
衣而足綦譙履綦音忌於是去筆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
之雅樂以武舞爲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
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爲大觀舞取大觀在上觀天之
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爲稱取詩序云言天下
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

也乃去階步之樂增徹食之雅焉皇帝出入宋孝武孝
建二年起居注奏永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皇雅
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皇太子出
入奏允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允王公出入奏寅雅
取尚書周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
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
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徹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
以雍徹也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廢帝元徽二年儀注
奏引牲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滌雅取禮記帝牛必
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薦至是改

爲牲雅取左氏傳牲牲肥膂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誠雅取尚書至誠感神皇帝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胙至齊不改梁初改爲永胙至是改爲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北郊明堂太廟同用就燎位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遠及齊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年儀注奏隸幽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也是衆官出入宋元徽三年儀注奏肅咸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俊雅取禮記司徒選士之秀者而升之於學曰

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所製也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鼓吹齊宋並用漢制曲又充庭用十六曲武帝乃去其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製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於太廟詔曰禮云齋日不樂今親奏始出宮振作鼓吹外可詳議八座丞郎參議請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初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曰銅謂金蹄謂馬也白金色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卽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

以被管絃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勸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爲之其後臺城淪沒自此樂府不修風雅咸盡矣及王僧辨破侯景諸樂並在荊州經亂工器頗闕

元帝詔有司補綴纔備荊州陷沒周人初不知採用工人有音者並入關中隨例多沒爲奴婢

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宋武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壇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太尉亞獻

奏凱容埋牲奏隸幽帝還便殿奏休成衆官出入並奏肅咸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齊永明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是時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

文帝天嘉元年始定園丘明堂及宗廟樂都官尚書到仲舉奏衆官出入皆奏肅咸牲出入奏引犧薦毛血奏嘉薦迎送神奏昭夏皇帝入壇奏永至皇帝升陛奏登歌皇帝初獻及太尉亞獻光祿勳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飲福酒奏嘉胙就燎位奏昭遠還便殿奏休成

宣帝大建元年定三朝之樂採梁故事奏相和五引各

隨王月祠用宋曲宴准梁樂蓋取人神不雜也五年奏
尚書左丞劉平儀曹郎張崖定南北郊及明堂儀注改
天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爲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舉
麾太樂令跪贊云奏懋韶之樂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
潔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執
竿楯曲終復綴出就懸東繼舞九序工執羽籥獻爵於
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嘉韶就燎位奏
報韶至六年十一月侍中尚書左僕射徐陵議曹郎中
沈罕奏來年元會儀注先會一日太樂展宮懸高絙五
案於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黃門侍郎指麾於殿

上掌固應之舉於階下奏康韶之樂韶延王公讌登奏
變韶奉珪璧訖初引下殿奏亦如之帝興入便殿奏穆
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舉酒奏綏韶進膳奏侑韶帝
御茶果太常丞跪請進舞七德繼之九序其鼓吹雜伎
取晉宋之舊微更附益

後主嗣位沉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
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
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製
其歌詞綺艷相高極於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後魏道武皇帝定中山獲其樂懸未遑創改因時而用

之代歷分崩頗有遺失其樂器亦因之而廢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彥海定律呂協音樂及
追尊曾祖祖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舞皇始舞道武
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製宗廟皇帝入廟門
奏王夏太祝迎神於廟門奏迎神曲由古降神之樂乾
豆上奏登歌由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
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陞步以爲行止之節皇帝出門
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道武初冬至祭天於
南郊圜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
至祭地祇於北郊方澤樂用神祚奏六武之舞正月上

日饗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
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又有掖庭中歌真
人代歌上叙祖宗開業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有
百五十章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以備百
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

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鐘鼓之節

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

破沮渠氏

得其伶人

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
署其後古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
孝文帝太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闕求集羣官議定

其事并訪吏人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廣修器數甄立名器以諧八音詔可雖經衆議卒無洞曉音律樂部不能立其事彌有殘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列於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爲壯麗於往時矣後又詔中書監高閭令與太樂詳採古今以備樂典歷年未久而閭卒宣武帝正始中詔太常卿劉芳主修營樂器時揚州人張陽子義陽人倪鳳凰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明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磬管絃登歌聲調芳皆令教習參取是非初御史中尉元匡與芳等競論鐘律

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服上言其事太師高陽王雍等

奏停之先是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

京房立準以調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及蕭寶寅等奏

言仲儒輒持已心輕欲製作不可依許詔曰如所奏

製造正光中詔侍中安豐王延明與其門生河間信都

芳博採古今樂事芳後乃選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

準圖二十餘事而註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至普

泰初前廢帝詔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理金石

武帝永熙二年春祖瑩復議曰按周兼六代之樂聲律

所施咸有次第自滅學以後禮樂散亡漢來所存二舞

而已今請改韶舞爲崇德武舞爲章烈總名曰嘉成漢
樂章云高張四懸神來讌享宗廟所設官懸明矣計五
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理宜減降皆用
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詔曰以成爲號良無
間然六代之舞皆以大爲名今可准古爲大成也其舞
但依舊爲文武而已餘如儀後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
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
起於黃鐘終於中呂古今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
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正之
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謠俗四夷雜歌但說其聲折

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舛謬莫識所由隨其淫正
而取之樂署悉令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
亡失初孝文皇帝因討淮漢宣武定壽春收其聲伎江
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
歌荆楚西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享宴兼奏之其圜丘
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五冬元至社稷馬射籍
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自宣武已後始愛胡聲洎於遷
都屈茨琵琶五絃箏篪胡笛胡鼓銅跋打沙羅胡舞鏗
鏘鏗鎔上音湯下音塔洪心駭耳撫箏新靡絕麗歌音全似吟
哭聽之者無不悽愴琵琶及當路琴瑟殆絕音皆初聲

頗復閑緩度曲轉急躁按此音所出源出西域諸天諸
佛韻調婁羅胡語直置難解况復被之土木是以感其
聲者莫不奢淫躁競舉止輕颺或踊或躍乍動乍息躡
姜矯脚彈指撼頭弄目情發於中不能自止論樂豈須
鐘鼓但問風化淺深雖此胡聲足敗華俗非唯人情感
動衣服亦隨之以變長衫鰲帽闊帶小鞞自號驚緊爭
入時代婦女衣髻亦尚危側不重從容俱笑寬緩蓋驚
危者勢不久安此兆先見何以能立形貌如此心亦隨
之亡國之音亦由浮競豈唯哀細獨表衰微操絃執籥
雖出瞽史易俗移風實在時政

北齊文宣初尚未改舊章宮懸各設十二罇鐘於其辰
位四面並設編鐘編磬各一筍簾合二十架設建鼓於
四隅郊廟會同用之其後將有創革尚樂典御祖庭上
書曰魏氏來自雲朔未移其俗至道武破慕容寶於中
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
海奏上廟樂創製宮懸而鐘管不備樂章闕雜以鞞邏
迴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
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
呂光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
漢樂也至永熙中錄尚書長孫承業

各雅已具
後魏事中共臣先

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兼採至於鐘鼓律呂煥
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製請以爲準琕因
採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
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舞不立號所
謂洛陽舊樂者也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之樂羣臣
出入奏肆夏牲出入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
初獻亞獻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爲覆燾之舞皇
帝入壇門及升壇飲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
高祖配享奏武德之樂爲昭烈之舞裸地奏登歌其四
祭廟及禘祫六代五代高祖曾祖祖諸神室並奏始基

之樂爲恢祚之舞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爲昭烈
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爲宣政之舞文宣皇
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爲光大之舞孝昭皇帝神室奏文
明之樂爲休德之舞其出入之儀同四郊之禮其時郊
廟宴享之樂皆魏代故西涼伎卽是晉初舊聲魏太武
平涼所得也秦漢二代是魏晉相承之樂其吳聲者是
江南宋齊之伎鼓吹朱鷺等二十曲皆改古名以叙功
德古又有黃雀釣竿二曲略而不用並議定其名被於
鼓吹諸州鎮戍各給鼓吹樂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爲
差諸王爲州皆給鼓吹赤鼓赤角皇子則增給吳鼓長

鳴角土州刺史皆給青鼓青角中州刺史以下及諸鎮
戍皆給黑鼓黑角樂器皆有衣並同鼓色雜樂有西涼
鼙舞清樂龜茲等然吹笙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
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已後傳習尤盛
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習淫聲爭新哀怨
故曹妙達安末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
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
無倦遂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
哀思使胡兒闡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
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後周文帝霸政平江陵大獲梁氏樂器及建六官乃令
有司詳定郊廟樂歌舞各有等差雖著其文竟未行之
也

武帝天和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禘
祫俱用六舞南郊則大夏降神大濩獻熟次作大武正
德武德山雲之舞北郊則大濩降神大夏獻熟次作大
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雩壇以大武降神正德獻熟次
作大夏大濩武德山雲之舞太廟禘祫則大武降神山
雲獻熟次作正德大夏大濩武德之舞時享太廟以山
雲降神大夏獻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濩降神正

德獻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濩獻
熟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濩獻熟建德二年十
月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宮懸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
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鷲
夏鷲音五等諸侯元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
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
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於是正定雅音爲郊
廟樂創造鐘律頗得其宜乃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按每
元正大會列於懸間與正樂合奏初太祖輔魏之時高
昌欵附及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六年罷掖庭四

夷之樂其後帝聘皇后於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
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
鐘石取周官制以陳之

宣帝時改前代鼓吹朱鷲等曲製爲十五曲述受魏禪
及戰功之事帝每晨出夜還恒陳鼓吹嘗幸同州自應
門至赤岸數十里間鼓吹俱作祈雨仲山還令京城士
女於街巷奏樂以迎之公私頓弊以至於亡

隋文帝開皇二年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
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
是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

議正樂然淪謬既久積年議不定帝怒曰我受天命七
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邪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弘等
以下將罪之諤奏曰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
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帝意稍解九年平陳獲宋齊舊
樂詔於太常署清商署以管之求得陳太樂令蔡子元
于普明等復居其職隋代雅樂唯奏黃鐘一宮郊廟朝
享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
或有能爲蕤賓之宮者享祀之際肄之竟無覺者弘又
修皇后房內之樂文帝龍潛時頗多音樂故嘗因倚琵琶
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婦之義因卽取之

爲房內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
教習之於是祕書監牛弘祕書丞姚察散騎常侍許善
心儀同三司劉臻內史舍人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按周
官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
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
望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舞
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
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已爲六代之樂至四時祭祀則分
而用之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矣隋去
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妣之祭今旣與古祭法有別乃

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園丘黃鐘所以

宣六氣也耀鬼神最為尊極故奏黃鐘以祀之奏太簇歌應鐘以祭方澤太

所以贊陽出滯以祀之奏姑洗歌南呂祀五郊神州

姑洗所以修潔百物以祀之奏蕤賓歌林鐘以祀宗

天地之次故奏姑洗以祀之奏夷則歌中呂以祀社

廟蕤賓所以安靜社稷宗有奏夷則歌中呂以祀社

稷先農秋成故奏夷則以祀之奏無射歌夾鐘以祭

巡狩方嶽無射所以示人軌物觀風同用文武三舞其

園丘降神八變宗廟禘祫降神九變皆用昭夏其餘享

祭皆一變皇帝入出奏皇夏羣官入出皆奏肆夏舉酒

上壽奏需夏迎送鬼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咸夏宴享

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為八曲古有宮商角徵羽

五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今改為五音其聲悉依宮商

不使差越唯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

音角是也通前為十三曲并內官所奏天高地厚二曲

於房中奏之合十五曲其登歌祀神宴會通行之若有

大祀臨軒陳於階壇之上若冊拜王公設宮懸不用登

歌釋奠則唯用登歌而不設懸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

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

時氣之和故東漢太子丞鮑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四

時侑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依十二月均感天

乾隆十二年校刊

地和氣此則殿庭月調之義也祭祀既已分樂迎氣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正月懸太簇之均及十二月懸大呂之均欲感人君情性允協陰陽之序也并撰歌詩三十首詔並令施用先是文帝遣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侍省盧思道等製清廟歌詞十二曲令於大樂教習以代周歌至仁壽中煬帝爲太子時從享於太廟乃上言清廟之詞文多浮麗不足以宣功德請更議之於是詔吏部尚書牛弘開府儀同柳顧言祕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禮部侍郎蔡徵等更詳故實朔製雅樂歌詞

煬帝大業元年詔修高祖廟樂唯新造高祖歌九首仍屬戎車不違刊正禮樂之事竟無成功而帝矜奢頗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搜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音律凡三百餘人並付大樂倡優孫雜咸來萃止其哀管雜聲淫絃巧奏皆出鄴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也

初開皇時新樂旣成萬寶常聽之泣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方全盛聞者不以爲然至大業末乃驗寶常後貧餒而死將死取其樂書焚之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行於世時有盧賁蕭吉並撰

樂書皆爲當世所用至於天機去寶常遠矣又有安
馬駒曹妙遠王長通郭金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多
習鄭聲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正然其聲雅淡不爲時
人所好煬帝將幸江都有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其
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
中聞之大驚蹶起變色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對
樂曰頃來有之令言獻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
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是以知之
帝竟遇弒於江都樂之事竟無知也而帝幸春融知
唐太宗貞觀初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

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
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漫爲
之折衷漢以來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近代
加裸地迎牲飲福酒今夕牲裸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
去飲福酒之樂周享諸神樂多以夏爲名宋以永爲名
梁以雅爲名後周亦以夏爲名隋氏因之唐以和爲名
旋宮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三年鮑鄴始請用之順帝
陽嘉二年復廢累代皆黃鐘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鐘廢
而不擊謂之啞鐘祖孝孫始爲旋宮之法曰大樂與天
地同和者也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樂

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其著於禮者一曰豫和以降天神冬至祀圜丘上辛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朝日夕月巡狩告於圜丘燔柴告至封祀太山類於上帝皆以圜鐘爲宮三奏黃鐘爲角太蕪爲徵姑洗爲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氣黃帝以黃鐘爲宮赤帝以函鐘爲徵白帝以太蕪爲商黑帝以南呂爲羽青帝以姑洗爲角皆文舞六成二曰順和以降地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巡狩告社宜於社禪社首皆以函鐘爲宮太蕪爲角姑洗爲徵南宮爲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於山川以蕤賓爲宮三奏三曰永和以降人鬼時享

禘祫有事而告謁於廟皆以黃鐘爲宮三奏大呂爲角太蕪爲徵應鐘爲羽各二奏文舞九成祀先農皇太子釋奠皆以姑洗爲宮文舞三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兼天地人以黃鐘奏豫和蕤賓姑洗太蕪奏順和無射夷則奏永和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於天神以大呂爲宮於地祇以應鐘爲宮於宗廟以圜鐘爲宮祀先農釋奠以南呂爲宮望於山川以函鐘爲宮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黃鐘爲宮地祇之俎以太蕪爲宮人鬼之俎以無射爲宮又以徹豆凡祭祀俎入之後接神之曲亦如

之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以黃鐘爲宮七曰太和以爲
行節亦當以黃鐘爲宮凡祭祀天子入門而卽位與其
升降至於還次行則作止則止其在朝廷天子將自內
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應乃奏之其禮畢興而入撞蕤
賓之鐘左五鐘應乃奏之皆爲黃鐘爲宮八曰舒和以
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羣后國老若皇后之妾御皇
太子之宮臣出入門則奏之皆以太簇爲商九曰昭和
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日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
皇太子亦以飯皆以其月之律均十一曰正和皇后受
冊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宮有會以行若駕出

則撞黃鐘奏太和出太極門而奏采茨至於嘉德門而
止其還也亦然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曰祿和豐和宣和
共十五和樂祿和音陔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則奏豐
和享先農則奏之宣和孔宣父齊太公廟奏之祿升宗
曰文收新樂旣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古人緣情制樂
曰國之興衰未必由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陳將亡也有
舞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有伴侶曲聞者悲泣所謂亡
國之音哀以思以是觀之亦樂所起帝曰夫聲之所
感各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苦故聞以悲今玉
樹伴侶之曲尚存爲公奏之知必不悲尚書右丞魏

徵曰樂在人和不在音也

太宗時詔祕書監顏師古等撰定弘農府君至高祖太武皇帝六朝樂舞名其後變更不一而自獻祖而下廟舞略可見也獻祖曰光大之舞懿祖曰長發之舞太祖曰大政之舞世祖曰大成之舞高祖曰大明之舞太宗曰崇德之舞高宗曰鈞天之舞中宗曰大和之舞睿宗曰景雲之舞元宗曰大運之舞肅宗曰惟新之舞代宗曰保大之舞德宗曰文明之舞順宗曰大順之舞憲宗曰象德之舞穆宗曰和寧之舞敬宗曰大鈞之舞文宗曰文成之舞武宗曰大定之舞昭宗曰咸寧之舞其餘

闕而不著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卽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右僕射封德彝曰陛下以聖武戡難陳樂象德文容豈足道哉帝矍然曰朕雖以武功興終以文德綏海內謂文容不如蹈厲斯過矣自是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九功舞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

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其舞容進蹈安
徐以象文德上元舞高宗所作也大祠享皆用之至上
元三年詔惟圜丘方澤太廟乃用餘皆罷

元宗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爲池帝卽位作龍池
樂又作聖壽樂又作小破陣樂又作光聖樂又分樂爲
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位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位太
常闋坐部不可教者隸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時
民間以帝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后製夜半還
京樂二曲帝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其後河
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遽

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帝浸喜神仙之事詔道
士司馬承禎製元真道曲又製大羅天曲紫清上聖道
曲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鐃鈸鐘磬幢簫
琵琶琵琶圓體修頸而小號曰秦漢子蓋絃鼗之遺製
出於胡中傳爲秦漢所作其聲金石絲竹以次作隋煬
帝厭其聲淡曲終復加解音元宗旣知音律又酷愛法
曲選坐部位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
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宫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
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部音聲三十餘人帝幸驪山
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

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帝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
橫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善言音律帝常言羯鼓八音之
領袖諸樂不可方也蓋本戎羯之樂其音太簇一均龜
茲高昌踈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開元
二十四年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
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後又詔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
明年安祿山反梁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遂之
開元八年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論郊廟用樂表曰
祭天地宗廟樂合用商音而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
調鄭元云此無商調祭尚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斯

義不當但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克木作者去之
今皇唐土王卽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
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卽作剛
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寔由
其人人則音和人怒則聲怒故禮稱怒心感者其
聲麤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祇如宮聲爲君商
聲爲臣豈以臣位配金爲臣道便爲剛乎其三祭並
請加商調去角調

代宗繇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製寶應長
寧樂十八曲以獻皆宮調也大歷初又有廣平太一樂

涼州曲本西涼所獻也本聲本宮調有大遍小遍貞元
初樂工康崐喻寓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
宮調今諸樂則用黃鐘宮其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河
東節度使馬燧獻定難曲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以德
宗誕辰未有大樂乃作繼天誕聖樂以宮爲調帝因作
中和樂舞山南節度使于頔又獻順聖樂又令女伎爲
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

文宗好雅樂詔太常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及
霓裳羽衣舞曲雲韶樂有玉磬四簾琴瑟筑簫篪箏
瑟笙竽皆一登歌四人分立堂上下童子五人繡衣執

金蓮花導舞者三百人陛下設錦筵遇內宴乃奏謂大
臣曰笙磬同音沈吟忘味不圖爲樂至於斯也自是臣
下功高者輒賜之樂成改法曲爲仙韶曲

武宗會昌初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萬斯年曲以獻
宣宗大中初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
帝每宴羣臣備百戲帝製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衣珠
翠緹繡連袂而歌其樂有播皇猷之曲又有葱嶺西曲
士女踰歌爲隊其詞言葱嶺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唐也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太常奏皇帝南郊奏慶和之樂舞
崇德之舞皇帝行奏慶順之曲奠玉幣登歌奏慶平之

曲太廟迎神舞開平之舞迎俎奏慶肅之曲酌獻奏慶
熙之曲飲福酒奏慶隆之曲送文舞迎武舞奏慶融之
曲亞獻終獻奏慶休之曲追尊四祖廟各有樂舞登歌
樂章獻數卷而燭其樂百餘皇始之世文舞樂舞四曲
後唐莊宗起於朔野所好不過胡部鄭聲先王雅樂殆
將掃地中區太常樂工五十餘人各樂一十五百餘人
莊宗廟酌獻舞武成之舞明宗廟酌獻舞雍熙之舞各
有登歌樂章一首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始詔定朝會樂章二舞鼓吹十二
案太常禮院奏正至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元同之樂

飲訖殿中監受虛爵羣臣就坐再拜受酒皇帝三飲皆
奏文同之樂上舉食文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
舞三飲訖虛爵復於坵侍中奏禮畢羣臣再拜奏大同
蕤賓之鐘皇帝降坐百僚旅退

其月又奏宮懸歌舞未全請雜用九部雜歌教

坊法曲從之

八年詔太常復文武二舞定正至朝會樂章自唐末
喪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太常卿崔悅與御史中丞
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
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懸二舞在北登歌
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

單白練襪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
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
絲布大袖綉襠甲金飾白練襪錦騰蛇起梁帶豹文
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
十二案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案設羽葆鼓一大
鼓一金罍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
元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
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稅金帛羣臣左右覩者皆
嗟嘆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
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

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
於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
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開運
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工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
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
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

後漢高祖受命判太常寺張昭奏改唐祖孝孫所定治
康之舞爲治安之舞凱安之舞爲振德之舞又改貞觀
中九功舞爲觀象之舞七德舞爲講功之舞其治安振
德二舞請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

象講功二舞請依舊宴會行用昔周朝奏六代之樂卽
今二舞之類是也其賓祭常用別有九夏之樂卽肆夏
皇夏等是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爲十二雅前朝祖
孝孫改雅爲和示不相沿也今改和爲成取韶樂九成
之義也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今改爲禋成之
樂祭地祇奏順和今改爲順成之樂祭宗廟奏永和今
改爲裕成之樂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和今改爲肅成
之樂皇帝臨軒奏大和今改爲政成之樂王公出入奏
舒和今改爲弼成之樂皇帝食舉及飲宴奏休和今改
爲德成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正和今改爲展成

之樂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今改爲允成之樂正至
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今改爲慶成之樂郊廟俎入奏
雍和今改爲駢成之樂皇帝祭享酌獻讀祝文及飲福
受胙奏壽和今改爲壽成之樂祖孝孫元奏十二和曲
開元中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梁置十二雅蓋取
十二天之成數契八音十二律之變取益三和有乖稽
古又緣祠祭所用不可盡去今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齊
太公廟降神奏宣和今改爲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
降階履行奏祓和今廢同用弼成之樂享先農籍田奏
豐和今廢同用順成之樂

已上四舞十
二成雅樂名皇帝至正受朝

賀用樂次第正仗公卿入奏弼成之曲冬仗公卿入奏

弼成之曲皇帝坐奏政成之曲正仗與冬仗同公卿獻壽奏壽

成之曲正冬仗同皇帝舉爵奏德成之曲正冬仗同皇帝與奏政

成之曲正冬仗同羣臣會畢降階奏弼成之曲正冬仗同公卿出

奏弼成之曲正冬仗同八音十二律之變調益三味育乖部

周太祖廣順元年太常卿邊蔚奏改前朝治安為政和

之舞振德為善勝之舞觀象為崇德之舞講功為象成

之舞又議改十二成樂曲為十二順曰昭順曰寧順曰

肅順曰感順曰治順曰忠順曰康順曰雍順曰溫順曰

禮順曰禋順曰福順八音承味今改為六律之樂五至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二十九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十九 樂二

三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三十一

鄱 陽 馬 端 臨 貴 與 著

樂考三

歷代樂制

宋太祖皇帝受命以竇儼兼太常儼奏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帝飲食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軒懸出入為長

安正冬朝會爲永安郊廟俎入爲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爲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其後和峴奏陛下揖讓得天下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元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文舞爲元德升聞之舞尚書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武舞爲天下大定之舞從之建隆初用王朴樂上謂其聲高近於哀思詔和峴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

詳見律呂

真宗咸平四年太常寺言樂工習藝匪精每祭享止奏黃鍾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監察御史艾仲孺復上言請修飾樂器調正音律乃詔翰林學士李宗諤等編錄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明年八月上御崇政殿張宮懸閱試召宰相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令登歌鐘磬塤箎琴阮笙簫各二色合奏箏琴筑三色合奏迭爲一曲後以擊鐘爲六變九變又爲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之曲精習上甚悅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管絃難於遽

易樂工單仲辛遂改爲之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調皆協今令仲辛誕唱八十四調遂超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自餘皆賜衣帶緡錢又賜宗諤等器幣有差自是樂府制度頓有倫理先是惟天地感生帝郊廟用樂親祀用宮懸有司攝事正用登歌自餘大祀未暇備樂時既罷兵垂意典禮明年乃詔自今諸大祀並宜用樂皆同感生帝六變如通禮所載

太祖室酌獻奏大定之曲太宗室酌獻奏大盛之曲
大中祥符元年以將行封禪詔改酌獻昊天上帝禧安之樂爲豐安皇地祇德安之樂爲禪安飲福禧安之樂

爲祺安之樂別又制天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每親行禮用之又作醴泉神芝慶雲靈鵠瑞草五曲施於朝會五年聖祖降奏薦獻聖祖文舞曰發祥流德之舞武舞曰降真觀德之舞自是玉清昭應宮親薦皆備樂同三十六簾

景靈宮以宮之庭狹止用二十

真宗廟室酌獻奏大明之曲

仁宗景祐二年時承平久上留意禮樂之事先是判太常寺燕肅言大樂制器歲久金石不調願以王朴所造律準考按乃命館職宋祁李照同預至是肅等上所考定樂器上臨閱奏郊廟五十一曲因問照樂何如照對

樂音高命詳陳之照言王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胡部樂高二律擊黃鍾才應仲呂擊夾鍾才應夷則
是冬行夏令春召秋氣蓋五代之亂雅樂廢壞朴創意造律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卒無福應又編鐘鑄鐘無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聲韻失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相傳以爲唐舊鐘亦有朴所製者昔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爲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翹其樂傳之亶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簾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仍令就錫慶院鑄之照請下潞州求

上黨縣羊頭山秬黍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葭苧製玉律以候氣從之尋以王曾呂夷簡爲都大管勾鑄造大樂編鐘蔡齊同都大管勾仍以入內都知閻文應提舉照旣鑄成編鐘一簾以奏御遂建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制四律照自爲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爲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抄一黍之量得四星六抄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爲十二管定法舊太常鐘磬十六枚爲一簾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可去侍讀學士馮元等駁之

詳見編鐘條下照謂舊聲高乃以太府尺爲法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新聲極下起五月造至八月成議者以爲迂誕罷之上尋出御製景祐樂髓新經六篇賜近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主所事三辨音聲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論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以四時建之於日月通之於鞞筮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旣而右司諫議韓琦等言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率以意爲律度請復用舊樂詔下其議而晏殊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爲無所考據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乃詔太

常雅樂悉仍舊制照所造勿復施用

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爲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 閏十一月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制局於祕閣詳定大樂翰林學士王堯臣請命天章閣待制趙師民預詳定仍乞借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又召國子監直講胡瑗益州進士房庶同議大樂

四年冬知制誥王洙等獻新樂議者以爲鐘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近臣詳定仍命參政劉沆梁適監議而當議者各安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五年

九月親臨視之遷胡瑗阮逸等官而議者謂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隋用累黍爲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唐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上雖勤勞制作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其後詔改名大安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八月詔南郊始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

無並用二樂之禮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朝會非先王薦上帝享祖考之意帝以爲然

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製編鐘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鑄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龢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

使下垂叩之舛鬱而不揚其鎛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郎劉義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既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於宮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義叟之言爲

驗

仁宗廟室酌獻奏大仁之曲英宗廟室酌獻奏大英之曲

神宗元豐三年詔劉几范鎮楊傑詳定大樂

無初傑言大樂之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

聲蓋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雜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永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爲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效樂者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

永以詠依聲律不和詠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鐘磬缺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爲主商樂和平以磬爲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鐘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衆樂本乃倍之爲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故其四聲曰清聲或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也八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爲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鐘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奏

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旣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塤箎笛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鑄鐘特磬編鐘編磬擊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鑄鐘特磬編鐘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帝乃下鎮几參定鎮作律尺等欲圖上之而几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卽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鎮又言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爲備樂安可得哉不報

初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鐘可
校乃詔許借朴鐘爲清聲不得銷毀後輔臣至太常
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鐘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半夜
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云朴鐘甚不諧
美使樂工叩之韻甚佳傑大沮

哲宗元祐三年范鎮上所成樂書並其圖法賜詔褒美
徽宗崇寧元年詔置講議局以大樂之制譌謬殘缺太
常樂器弊壞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箏之屬樂工自備
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
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

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叶譜樂工率農夫市賈
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素曹不
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依據秦漢之後諸儒
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蜀人魏漢津
上言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爲咸池其樂曰大卷三
三而九乃爲黃鍾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爲律以身
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
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
第五指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
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

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寸則黃鍾之律定矣黃
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
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
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絃裁管爲一代之樂詔可其年
七月景鐘成次年帝鼙八鼎成八月新樂成列於崇政
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
之旣奏新樂天顏和豫詔賜名曰大晟專置大晟府大
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爲長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
員以其樂施之郊廟朝會棄舊樂不用又詔春秋釋奠
賜宴辟雍貢士鹿鳴聞喜宴悉用大晟樂屏去倡優淫

哇之聲仍令選國子生教習樂舞

政和三年議禮局上親祠登歌宮架二舞及大祠中祠

登歌二舞之制

詳見樂懸門

五月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

郊廟而未施於燕饗比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試
於庭殿五聲旣具無怙懣嘒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
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於是令尚書省立法
新徵角二調曲譜已經按試者並令大晟府刊行後續
有譜依此其宮商羽調曲譜自從舊新樂器五聲八音
方全塤箎匏笙石磬之類已經按試者大晟府畫圖疏
說頒行教坊均容直開封府各頒降一副開封府用所

頌樂器明示依式造鬻教坊均容直及中外不得違今
樂敢高下其聲或別爲他聲或移改增損樂器舊來淫
哇之聲如打斷哨笛研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類與
其曲名悉行禁止違之者與聽之者悉坐罪

蔡攸國史補初漢津獻說請帝三指之三寸三合
而爲九爲黃鍾之律又以中指之徑圍爲容盛度
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太聲有少聲太者清
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其間
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耦然後四序可得
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怪劉昫之兄煒

以曉樂律進未幾而卒昫始主樂事乃建白謂太
少不合儒書以太史公書黃鍾八寸七分琯爲中
聲奏之於初氣班固書黃鍾九寸琯爲正聲奏之
於中氣因請帝指時止用之中指又不得徑圍爲
容盛故後凡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
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

大樂繇建隆迄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雅樂聲高
不合中和乃詔和峴以王朴律準較西京銅望臬石
尺爲新度以定律呂於是歷建隆後有和峴樂仁宗
留意樂律判太常寺燕肅言器久不諧復以朴準考

正時李照以知音聞謂朴準高五律與古制殊請依神瞽法鑄編鐘既成遂請改定雅樂乃下三律鍊白石爲磬範中金爲鐘圖三辰五靈爲器之飾於是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竟復舊制其後詔集侍從禮官參定聲律而阮逸胡瑗實主其事更造磬鐘止下一律以大安名之鐘聲舛鬱震掉不和滋甚遂獨用之常祀朝會焉於是皇祐中有阮逸樂神宗御歷嗣守成憲未遑有所制作間從言者緒正一二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鎮劉几與傑參議几傑請遵行祖訓一切下王朴二律用仁

宗所制編鐘追考成周用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稭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鍾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奏之郊廟於是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范鎮以爲聲雜鄭衛退而請太府銅制律造樂哲宗初以樂來上按試於庭以李照樂下一律於是元祐中有范鎮樂楊傑復議其失以爲出鎮一家之學卒置不用徽宗欲制作以文太平有方士魏漢津始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爲度之說請帝三指爲黃鍾之律度鑄帝鼎景鐘謂之雅樂賜名曰大晟頒之天下播之教坊於是崇寧以來有魏漢

津樂

右四朝史志序言宋樂中興以前其制屢易本末大槩如此然李照阮逸劉几之樂行而隨廢范鎮之樂元未嘗行至大晟樂既成始盡棄舊樂以其制頒行天下蓋建隆之樂至崇寧而始盡變耳嘗試論之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律呂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今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

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律徑圍爲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韻辨折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然照傑漢津之說亦既私爲工師所易而懵不復覺方且自詭改制顯受醲賞則三人者亦豈真爲審

音知律之士其暗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張
文收輩之萬一也哉

高宗建炎元年就維揚行郊祀禮凡鹵簿樂舞禮文多
未備嚴更警場至就取中軍金鼓權一時之用而後
紹興饗明堂舊樂皆燬於維揚乃相度裁減權用遇兩
望祭禮例止設登歌通作宮架之樂其部色合用樂工
止四十七人乃招收承平舊工以補之

上初卽位下詔朕方日極憂念屏遠聲樂不令過耳
承平典故雖實廢名存亦所不忍悉從減罷至紹興
十年禮部侍郎施坳奏昨內外暫止用樂今徽考大

事已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禮宜舉樂一如
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
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
用樂舞等庶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墮詔俟來年
舉行

十三年郊祀詔修園壇有司言大禮排設備樂宮架樂
辦一料外登歌樂依在京夏祭例合用兩料其樂器登
歌則用編鐘編磬各一架祝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
一三五七至九絃各二瑟四笛四埙篪簫並二巢笙和
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麾幡一宮架則用

編鐘編磬各十二架祝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十六巢
笙及簫並一十四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竿笙十塤
一十二箎一十八笛二十晉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從
太常下之兩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廣東荆湖南北
刷取舊管大樂上於行都有闕則下軍器所製造并添
修雅飾遇雨則油帕排設用樂牀而樂器寢備其樂工
以太常寺所請詔依在京例選擇行止畏謹人召募合
登歌宮架用四百四十八人同日分詣太社太稷九宮貴
神每祭各用樂正二人執色樂正掌事掌器三十六人
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計用一百二十八人

就用文舞番充其二舞引頭二十四人各行募補所募
樂工舞師照在京例分三等廩給其募到樂正掌事掌
器自六月一日教習引舞色長文武舞頭舞師并分詣
樂工等自八月一日教習所貴樂藝精熟不至疎鹵而
樂工漸集

十四年正旦朝會始陳樂舞在庭公卿奉觴獻壽據元
豐詳定朝會樂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
歌而發第二爵笙入乃奏瑞曲惟吹笙而餘樂不作第
三爵奏瑞曲堂上歌堂下笙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
樂仍奏瑞曲而上下之樂交作今悉做舊典首奏和安

次奏嘉木成文滄海澄清瑞粟呈祥三曲其樂專以太
族爲宮太族之律生氣湊達萬物於三統爲人正於四
時爲孟春故元會用之奏黃鐘景者大也黃鍾者樂之所自出
十帝有五鐘一曰景鐘景者大也黃鍾者樂之所自出
而景鐘又黃鍾之本故爲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
樂則用之自齋宮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之氣氣既聞
聲闋衆樂乃作祀事既畢陞輦又擊之是年內出御
樂製郊祀大禮天地宗廟樂章及詔宰執學士院兩省
官刪修郊祀大禮樂章付太常肄習天子親祀南郊

圓鍾爲宮三奏黃鍾爲角一奏太族爲徵一奏姑洗
爲羽一奏樂凡六成歌景安用文德武功之舞饗明
堂夾鍾爲宮三奏黃鍾爲角太族爲徵姑洗爲羽各
二奏樂凡九成歌誠安用右文化成威功睿德之舞
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圓鍾爲宮三奏黃鍾太族姑洗
各一奏凡六成所奏樂與南郊同歌興安用發祥流
慶降眞觀德之舞前一日朝饗太廟黃鍾爲宮三奏
大呂爲角太族爲徵應鍾爲羽皆二奏樂凡九成歌
興安所用文武二舞與南郊同僖祖廟用基命之樂
舞翼祖廟用大順之樂舞宣祖廟用天元之樂舞太

祖廟用皇武之樂舞太宗廟用大定之樂舞真宗仁
宗廟樂舞曰熙文曰美成英宗神宗廟樂舞曰治隆
曰大明哲宗徽宗欽宗廟樂舞曰重光曰承元曰端
慶皆以無射宮奏之每歲祀昊天上帝者凡四正月
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季秋饗明堂冬至祀圜丘是也
圓鍾爲宮樂奏六成與南郊同乃用景安之歌帝臨
嘉至神娛錫羨之舞祀地祇者二夏至祀皇地祇函
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樂奏八成乃
用寧安之歌儲靈錫慶嚴恭將事之舞立冬後祀神
州地祇樂奏八成歌寧安與祀皇地祇同名而異曲

用廣生儲祐厚載疑福之舞孟春上辛祀感生帝赤
標怒其歌大安其樂舞則與歲祀昊天同三年一祫
及時饗太廟九成之樂興安之歌與大禮前事朝饗
同而用孝熙昭德禮洽儲祥之舞太社太稷用寧安
八成之樂與歲祀地祇同至於親御翰墨製贊宣聖
及七十二弟子以廣先朝崇儒右文之聲天子視學
親行酌獻定釋奠爲大祀用疑安九成之樂郡邑行
事則樂止三成云他如親饗先農親祀高禩則敞壇
壝奏樂舞按習於同文館法惠寺親耕籍田則據宣
和舊制陳設大樂而引呈耒耜護衛耕根車儀仗鼓

吹至以二千人爲率先農樂用靜安高禱樂用景安
皇帝親行三推禮樂用乾安

孝宗乾道元年郊祀詔禮文依藝祖乾德郊天例務從
省約於是肄樂工伎率至減半壇下宮架二百七人省
十之一琴二十八瑟十二人各省其半笙簫笛可省者
十有八人箎塤可省者一十人其閑慢樂色量省人數
淳熙六年行明堂禮命禮官參酌南郊明堂儀注用
紹興成憲而兼酌元豐大觀舊典定爲後世法程其用
樂作止之節前三日太常設登歌於壇上稍南北向設
宮架於壇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鄼綴之上明堂登歌
設於堂上

前楹間宮架
設於庭中

前一日設協律郎位二一於壇上樂簾西

北一於宮架西北押樂官位二太常丞於登歌樂簾北
太常卿於宮架北省牲之夕押樂太常卿及丞入行樂
架協律郎展視樂器祀之日樂正率工人二舞以次入
皇帝乘輿自青城齋殿出樂正撞景鐘降輿入大次景
鐘止明堂不
用景鐘服大裘袞冕自正門入協律郎跪俛伏舉
麾工鼓祝宮架乾安之樂作凡升降行止皆奏之明堂
奏儀
安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協律郎偃麾戛敵明堂至阼
階下樂止凡

樂皆協律郎舉麾而後作偃麾而後止禮儀使奏請行
事宮架作景安之樂明堂作
誠安文舞進左丞相等升詣神

位前樂作六成止皇帝執大圭再拜內侍進御匱悅宮
 架樂作悅手畢樂止禮儀使前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壇
 下樂止升自午階明堂升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
 嘉安之樂作明堂至堂奠鎮圭奠玉幣於上帝樂止詣
 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前如上儀禮儀使導還版位登
 歌樂作降階樂止明堂降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奉俎
 官入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明堂作跪奠俎訖樂止內
 侍以御匱悅進宮架樂作悅手拭爵樂止禮儀使導升
 壇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
 樂止明堂無登歌僖安之樂作明堂作詣神位前三祭
 升壇慶安

酒少立樂止讀冊皇帝再拜每詣神位並如之禮儀使
 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
 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入小次樂止武舞進宮架正安
 之樂作明堂作舞者立定樂止亞獻升詣酌罇所西向
 立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皇太子為三祭酒以次酌獻
 亞獻作穆安
 如上儀樂止終獻亦如之奏請詣飲福位宮架樂作至
 午階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登歌僖安之樂作明堂作
 飲福禮畢樂止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
 宮架樂作至版位立樂止明堂不徹豆登歌熙安之樂
 降階
 作明堂作送神宮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明堂作詣望
 飲安

燎望瘞位宮架樂作至位樂止明堂有瘞無瘞瘞畢還大次宮

架乾安之樂作明堂作憇安至大次樂止皇帝乘大輦出大

次樂正撞景鐘鼓吹振作降輦還齋殿景鐘止百官宗

室班賀於端誠殿奏請聖駕進發軍樂引導至麗正門

大樂正令奏采茨之樂進入門樂止明堂就賀於紫廼宸殿不奏采茨

御麗正門肆赦前期太常設宮架樂於門之前設鈺鼓

於其西皇帝升門至御閣大樂正令撞黃鍾之鐘右五

鐘皆應乾安之樂作升御座樂止金雞立太常擊鼓因

集鼓聲止宣制畢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

皇帝還御幄樂止乘輦降門作樂引導至文德殿降輦

樂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太常寺大樂局祀天神祭地

祇饗宗廟應用大樂名件凡三十四種歌色一也

笛色二也塤色三也篴色四也笙色五也簫色六

也編鐘七也編磬八也搏鐘九也特磬十也五琴

色十一也瑟色十二也祝敔十三也搏拊十四也

晉鼓十五也建鼓十六也鞀應鼓十七也鼙鼓祭天

也神十八也鼙鼓同十九也靈鼓祭地祇用二十也靈

鼗鼓同二十一也露鼓饗宗廟用二十二也露鼗鼓

二十三也雅鼓二十四也相鼓二十五也單鼗鼓二

十六也旌燾二十七也金鉦二十八也金鐃二十九也單鐸三十也雙鐸三十一也鏡鐸三十二也奏座三十三也麾幡三十四也此外又有景鐘者天子親祀上帝則用之非祠官所常用也禮記寧宗嗣位禮樂之事遵式舊典未嘗敢有改作先是孝宗廟奏用大倫之樂舞光宗祔廟奏用太和之樂舞詔恭依

上初纂承當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嘆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古制以補聖世遺軼於是姜夔進大樂議於朝夔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罇鐘

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二鐘三磬未必相應頃有大小簫箎箏有長短笙箏之簧有厚薄未必合度琴瑟絃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

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簫鼓之聲匏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一句而鐘四擊半字而竽一吹未叶古人槁木貫珠之意況樂工苟焉沾籍擊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此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夫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宮爲君爲父商爲臣爲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爲火羽爲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爲夫徵爲婦商雖父

宮實徵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祓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願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隳括四聲而使之叶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歌詩之事其次教以戛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

變師宗與典實亦效舉

余之事其十不百燧昔太之雖古樂未曷變師而鼓

以金石絲竹陶土燧指之專其太燧以晏犖干陔四

音樂詩四種而對之也味然於品對樂工其土香燧

信求味音之士考五太常之器規河用樂曲新歷正

谷山自至以害不燧而自前聖主式張黻厥良爾

與宮節而自味商益傾燧育子而主主不燧水新不

文獻通考卷第一百三十三



